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 ——苏轼

8 一举成名

◆书名:《人生》
◆作者:李志刚
◆出版社:时代文艺出版社

提要:

在黄怒波的坚持下,中坤进入了宏村。最初黄怒波以为就是十几万元的事,结果进去后很多麻烦出来了,老百姓打啊告啊的。这让黄怒波的不服气劲上来了:“我从小就不服输,他们越折腾,我越要把它做大。”

在杨副县长的邀请下,黄怒波再次到宏村考察。中坤集团副董事长袁德津一同随行,他和其他高管见宏村是这么偏远、破败的地方,反对介入这个项目。“但黄总看问题,一是非常长远,二是预见性非常好。”袁德津说,“黄总当时认为,我们国家经济会越来越好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收入增加了,旅游肯定就成为大家生活中的需要。另外,对于地方偏远,黄总当时也看到了,交通问题国家肯定会发展。”

如今,宏村年旅游人数超过一百万,黟县到宏村是平坦的水泥公路,路边开满了油菜花,司机开车速度能达到80公里/小时。

黄怒波组织了全国知名的建筑专家以及徽派古建筑专家,制订了宏村景区开发规划方案,在黄山开论证会,同时由专家现场实际考察,经过论证,最后通过了景区开发的规划方案,这个方案当时就花了30多万。而宏村当时一年的总收入才17万,并且全部返还给村民。

袁德津当时负责景区建筑、装修和古建筑修复工作。他们严格按照规划方案进行修复、后续建设发展。更换腐朽的大梁必须到山里找那些原汁原味的材料。中坤曾在宏村景区外建了高规格的公共厕所,但联合国申遗考察组来了后,认为有碍景观,要求拆掉。当地人说,这么好的厕所拆掉太可惜了。黄怒波命令拆掉厕所,按专家说的位置重建。为此,中坤多花了几十万。宏村的垃圾桶也是精心设计过的,与建筑风格融为一体。想扔垃圾的时候,你可以找到它,如果不想就不会发现它。垃圾桶的用材、风格、摆放位置都很有讲究,“你要是无意中就能看到垃圾桶,就是我们的失败”,袁德津表示。

中坤进入宏村时,和当地政府签了一个协议,将17万元(宏村1997年的门票收入)全部给村民,另加5%的门票分成,村民以为“北京人是傻子,收入全给我们了”。但后来随着门票收入增长,特别是2000年底申遗成功后的2001年收入翻番至几百万。村民眼红了,打出“北京人滚出去”的横幅,有的在街上泼大粪,接待游客时倒垃圾。因此,黄怒波将协议调为给村民17万保底,另加10%分成。2002年,门票收入达到五六百万,县政府也坐不住了,要求重谈合同。黄怒波再次更改合同,将门票总收入的33%返给地方。

黟县当地除了宏村外,还有西递村等古村落。2000年底,西递村和宏村一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在中坤进入宏村之前,1997年西递村的门票收入已达到240万,宏村仅为17万。现在,宏村一年游客流量达百万人次,门票收入五千万元,超过西递村一倍以上。按合同,宏村门票收入33%返给了地方,加上税收,五千万元门票收入约一半给了当地。“做生意不能太独了。”黄怒波说。

中坤在长河湾项目赚得盆满钵满后,转型做旅游地产——这一度让高管们不理解。2009年房价疯涨,有记者质疑中坤错过了时机,黄怒波表示,“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的、比你更有钱的、比你更不要命的,我为何要跟他们抢那些有限的资源呢?而随着国进民退的到来,土地将离民营企业越来越远。”他反问记者: “大钟寺国际广场现在可以卖五万元一平方米,未来卖十万元一平方米也正常,这个项目建筑面积是43万平方米,是多少钱?”

2010年3月21日上午,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集团高管在黟县梓路寺检查工程进度,这是他投资1亿元重修的唐代名刹,预定今年6月迎接香客。一进梓路寺,黄怒波微昂着头,踱着平缓的步子,在寺庙里四处指指点点。中坤集团总裁焦青立即从西装上衣口袋里掏出小本子,赶紧记录下老板的吩咐。

13 看看特定族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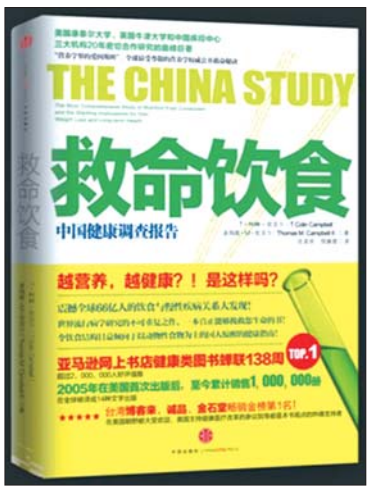
提要:

现在你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像大多数慢性疾病一样,糖尿病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为常见,而且糖尿病比例较低的族群与较高者的饮食差异,都已有明文记载。那么,这只是巧合,还是有其他因素在运作呢?

大约70年前,海姆斯瓦尔斯医生把当时所有的研究整理成一篇报告,内容是比较6个国家的饮食与糖尿病比例。他发现有些文化摄取高脂肪饮食,有些文化则采行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,而脂肪与碳水化合物摄取量的差异,正是动物性食物与植物性食物摄取比例不同的结果。1925年左右,饮食与糖尿病比例随着碳水化合物摄取量增加与脂肪摄取量下降,每10万人的糖尿病死亡率也从20.4锐减为2.9,这代表碳水化合物含量高、脂肪含量低的饮食(植物为主的饮食)可能有助于预防糖尿病。

13年后,这个问题又被拿出来重新探讨。研究者们检验了东南亚与南美洲的四个国家后,再度发现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饮食,与糖尿病比例关系非常大。研究者指出,这些国家中以乌拉圭的糖尿病比例最高,而该国的“饮食相当西化,热量、现代的药物与手术并无法治疗糖尿病,目前的药物顶多让糖尿病患者的生活维持适度功能,但仍无法根治疾病。

动物性蛋白质、总脂肪与动物性脂肪含量都偏高”。至于糖尿病比例低的国家,饮食方式则是“蛋白质(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)、脂肪与动物脂肪含量皆相对较低,其热量大多来自碳水化合物,尤其是米饭”。同一批研究者把调查对象扩大到中南美与亚洲11个国家,发现与糖尿病关系最大的因素是体重超重!饮食方式西化的地区,居民胆固醇浓度最高,与糖尿病的关系也最大。



◆书名:《救命饮食》
◆作者:T·柯林·坎贝尔等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这些过时的跨区调查可能很粗糙,结论也许也不全然可靠,或许上述研究中,糖尿病的比例跟饮食无关,而和基因有关,或许其他可能更相关的因子也未被衡量,例如身体活动量。因此,更好的测试方法,就是锁定一个特定的人群,研究他们的糖尿病比例!

一项研究中,科学研究人员衡量了华盛顿州日裔美籍男性的饮食与糖尿病比例。这些男性为日本移民的第二代,然而他们罹患糖尿病的比例,竟然比居住在日本的同龄者明显高出3倍。这是怎么回事?

就日裔美籍人士而言,罹患糖尿病的人,也摄取最多的动物性蛋白质、动物性脂肪与饮食胆固醇,这些成分都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,而他们的脂肪总摄取量也较高,并导致体重过重。日裔美籍的第二代,比在日本出生者吃更多肉类,但摄取的植物性食物却较少。研究者写道:“显然,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,饮食习惯较偏美式,而非日式。”这种饮食的后果,就是美籍日本人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日本本土居民的4倍。

再看看其他的研究结果吧!过去25年来,日本孩童罹患Ⅱ型糖尿病的比例提高了两倍多。研究者指出,过去50年来,日本人所摄取的动物性蛋白质与动物性脂肪急遽增加,饮食习惯的改变与活动量减少,都可能导致糖尿病病例暴增。

在战争期间与战争刚结束时,纤维与谷类的摄取量都大幅提高,脂肪的摄取量则降低,这是为了共体时艰,导致民众的饮食较接近食物链的“较低层”。但在1950年左右,民众饮食就不再以谷类为主,而恢复为脂肪和糖较多、纤维较少的饮食,此时的糖尿病比例当然也就跟着上升了。

还有些研究者花了6年的时间,调查了艾奥瓦州36000名女性。起初这些女性全都没有糖尿病,但是6年后,有1100名罹患了糖尿病。其中,最不易罹患糖尿病的人,都是饮食中谷类与纤维含量最多的,即饮食中碳水化合物比例最高的(此处指全谷食物中的复合碳水化合物)。

无论是跨区或单一地区的人口,种种研究都支持高纤维的全植物素食有助于预防糖尿病,而高脂高蛋白的动物性饮食,则会促进糖尿病的发生。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9 一石激起千层浪

◆书名:《跑动》
◆作者:许开祯
◆出版社:中国画报出版社

提要:

没办法,办公厅这个单位,向来就是信息汇集地,要不怎么能称官场码头,不管是垃圾信息还是绝密级的,总有人神神秘秘给你说来。徐学谦也是从这些信息中得知于佑安近况的,说于佑安委靡不振,有种重症患者等死的无奈和绝望。

这天他借到文化厅汇报申遗工作的机会,又一次跟自己的大学师兄、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徐学谦坐在了一起。“怎么样,心劲还没缓过来?”徐学谦笑问。近段日子,各种各样的消息往徐学谦耳朵里传,挡都挡不住。

于佑安讪讪笑了笑,恭敬道:“没那么严重,只是精神差一些,让主任见笑了。”望着这个大学时代低自己三级,毕业后却交往甚密的学弟,徐学谦有点爱怜和同情地说:“我听南州那边的同志说,你现在状态低迷,心灰意冷,不至于吧,你佑安同志那么经不起摔打?”于佑安感叹一声,带着很深的心事道:“这五年,我觉得自己压抑出病来了,今天找主任,就是想求个药方。”

“药方我没有,不过你这样子真让人担心啊,佑安。”徐学谦也叹息一声。徐学谦跟巩达诚原来在同一单位工作过,两人配合得不是很好,巩达诚到南州,徐学谦一直想帮于佑安,但总觉得有力使不上。后来他帮于佑安跟路副省长搭上了线,路副省长最早给王卓群部长当过领导,那还是在县上的时候,两人关系一直不错,王卓群去南州,也是路副省长向组织推荐的。

原想有了路副省长这只手,于佑安那点小心愿实现起来就不是问题,不就一规划局吗?又不是要竞选市长副市长,没想路副省长跟原省长方振岳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结,方振岳一句话,就让巩达诚把路副省长那只轻易不伸出的手挡了回去,弄得路副省长极为恼火,不留情面地就训徐学谦道:“以后这种事你离远点,你是副主任,还没到组织部长的位子上。”徐学谦为此心里也是拧巴了很长一阵子,挨副省长的批,他还是第一次。

拧巴之后,就怪巩达诚,巩达诚连路副省长的面子都不给,这官,当得太离谱些了吧?现在巩达诚倒了,方振岳也到了全国政协,算是官场人生最后一站,徐学谦就想再尝试着为于佑安做些什么。可惜派往南州的陆明阳还是方振岳那条线上的,而且此人在省纪委时就表现得铁骨铮铮,刚直不阿,跟他们这帮人接触也不是太多。纪委嘛,走出来的干部总得跟别的部门有些不一样。

徐学谦思来想去,要帮于佑安,还得从李西岳身上下工夫,他跟李西岳多少还有些交情,可此人生性诡异,做事极为隐秘,城府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比的,一度曾风传,他要直接升任省委秘书长,后来怎么突然去了南州,而且只当个常委,徐学谦到现在也没搞清。从李西岳到南州这两个月的情况看,他给自己定位很准,就是一心一意给陆明阳当参谋、当助手,为陆明阳在南州闪亮登场搭好台服好务,自己倒像是没啥政治抱负。太新鲜了,要知道,原先在省委大院,李西岳排名是在陆明阳前面的,各方面的呼声都要比陆明阳高,他们两个在南州的地位打个颠倒才符合常情。现在这一幕,是有点让人看不懂。

不过最重要的倒不是陆明阳跟李西岳演什么戏,说穿了,这两人在南州也演不出什么戏,非常时期非常手段,先把样子做足再说,这点徐学谦倒是看得很清。南州也好,省里也罢,念的经是一样的,不过庙大庙小罢了。关键还在于佑安,他不能一蹶不振,更不能失去斗志。

内心里,徐学谦很看好于佑安这个学弟,也常常替于佑安发出怀才不遇的感慨。此人对城市规划真是有一套,特别是他提出的建设文化南州这一大思路,绝不是新瓶装老酒,而是实实在在从南州实际出发,大打文化品牌,让古城南州贴上厚重的文化标签,如此一来,南州的优势一下就凸显出来。那方案徐学谦看过,感慨万端,为南州错用这样一个人惋惜。他建议于佑安把方案呈给李西岳,不知道于佑安是否做了。

“那份报告你给西岳同志递了没?”他问。于佑安道:“上上周通过他秘书递的,到现在都没有消息。”

“你想要什么消息?”徐学谦笑出了声,他发现于佑安有时很精明,城府深得怕人,有时又像个学生,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。